

“井杆要自立”

——一个脱贫村党支部书记的心愿

大森庄村曾是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“远近闻名”的穷村，2015年全村整体脱贫。按理说，村党支部书记鲍际英肩上的担子小了不少，但在记者驻村调研的20多天里，却发现他经常眉头紧锁。

记者问原因，这个被晒得黝黑的汉子望着漫山遍野的果树说：“靠外力实现的脱贫，有可能像手扶井绳，手一松就溜了。啥时候能像井杆一样，能扶起来又能立得住，就不怕了。”

“带着大伙儿找一条新路”

青龙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，大森庄村祖祖辈辈就被夹在两个山沟里，房前屋后犄角旮旯都被乡亲们开垦出来，即使如此人均耕地仍不足1亩。

刘海茹2002年嫁到这个村时，村里没一条像样的路，出村必经之路被一条河隔开，“夏天蹚水，冬天走冰”，“狼进村儿都要打掌”。

“当时，没人愿意挑头儿，村里的党员只好轮流当村党支部书记。”65岁的鲍振起说。

2001年底，村党支部开了两天会，决定让年轻人上。那年鲍际英31岁，村委会“欠着20多万元的饥荒”。

这个事在家里炸开了锅，家里人也不支持。“他爹不同意，说你要干就断绝父子关系。”鲍际英的母亲回忆说。

“老人是为咱好。”鲍际英说：“大伙儿信任，我就得带着大伙儿找一条新路。”

咱村只有山，干什么能挣钱？2002年春，鲍际英召集村党支部、村委会研究决定，栽果树。几个月工夫，资金跑下来了。可是，村里世代种大豆玉米，要栽果树很多人有顾虑。

鲍际英二话不说，扛着把锹先翻了自家的地，又带

领村民开荒坡栽黄冠梨树苗。两年后的秋天，栽了梨树的村民收获了“黄金梨”，有了收入。

见此，全村都动起来了。2007年鲍际英又张罗着成立果品合作社。鲍承志第一批入股合作社，除了分红，在合作社拾掇果树、施肥打药，也都有收入。村里还成立了养羊合作社、食用菌合作社等，村民收入不断增加。

后来，秦皇岛市科协的精准脱贫驻村工作组来到村里，手把手帮助村民脱贫致富，村民们感到生活越来越有奔头。

“大家伙儿劲往一处使”

2014年，全村246户，有238户搬进了新区的楼房。

不少村民告诉记者：“别看鲍书记现在看着这房子乐颠颠地，当初也犯愁着呢。”

2009年，鲍际英盯准了县里易地搬迁政策，召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、村民代表商议建新农村。按当时的政策，村民可用老房子、宅基地置换楼房。

“哪有这种好事？”几乎没人相信。有村民代表说：“你要是能盖楼，我家村口那块平地让你盖。”

这是村里唯一一块窄长条平地。鲍际英丝毫没犹豫：“你要是签字，就在那儿盖。”

征地、赔偿、平整，就要开工建设时，市里的易地搬迁政策发生变化，原先不用出资的村民，按照新的政策需要出一定的钱。鲍际英一下子坐在了“火山口”。村民们涌进他家吵着要说法。

“压力太大了，几天几宿睡不着。”鲍际英说，后来村里开会研究，如果大家愿意盖就筹资，不愿意盖就把征来的地退回去。

“没想到，几天内就有100多户交了钱。”鲍际英说，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，后来政府也给了资助，新区终于建了起来。

现在，大森庄村成了先进标杆，很多村来参观学习。可是鲍际英不满足，又提出“村里的发展，要从零开始。”

“自从去了华西村，书记就把那儿当‘榜样’了。”村委会主任鲍承安说。

“宁扶井杆一尺，不扶井绳一丈”，鲍际英用一句当地俗语给大家伙儿鼓劲儿，大意是井杆能扶直，井绳扶不起来。有些村民致富的“志向”还没立起来，“大风刮油炸糕都不知道张嘴”，鲍际英决心要拉着他们走。

“要走共同致富路”

只要有空，鲍际英每天都到老村子走走。他记挂着依然住在山沟里、没钱集资建楼房的家庭。其中，大部分是五保户、低保户。

63岁的鲍承坤是低保户，曾患过脑血栓，两个儿子长年外出打工，他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。房屋一度成为危房，还是村里帮着加了固。

“乡亲们怕生病啊，每次看着他们的境况，尤其是得大病的人，我也很犯愁，出路在哪里？”鲍际英对着记者，眉头又锁起。

如何让乡亲们在致富路上不掉队，是鲍际英最操心的事儿。

根据他的规划，村民们搬到大森店新区后，腾出来

的100多套老房子可以改造成农家院，重点发展乡村旅游，等集体经济壮大了可以给五保户、低保户等困难家庭更多照顾。

鲍际英把这些想法都放到了村委会展板上——户户有股份、天天有钱赚、人人得幸福。现在，鲍际英时常对着办公桌对面张贴的村五年规划冥思苦想：脱贫不是目标，真正的目标是要让村民富起来。

谈到发展农家休闲游、采摘游时，记者多次听到他说要“打造”大森店，有的村民搞不懂，但是他们说跟着鲍书记，心里就有主心骨，踏实。

“走共同致富路，让村民真正幸福。”大森店村委会大门外写着的这个大标语，是鲍际英和村民们共同的愿

望。

“井杆虽然扶起来了，还要自立，要像树一样扎根。”

(新华社电)

砥砺奋进的5年

精准扶贫驻村调研